

君^香华一度

春如旧，人空瘦，

泪痕红浥鮫绡透。

桃花落，闲池阁，

山盟虽在，

锦书难托。

莫！莫！莫！



东风恶

1
DONG
FENG
E

东风恶

下

君华 一度

DONGFENG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【目录】

contents

下

- 第十八章 于庆造谣，青梅竹马恩尽 / 001
- 第十九章 古道叙旧，离愁空付烟云 / 014
- 第二十章 千里挂心，巽王重遇蓝袖 / 027
- 第二十一章 罗襟生寒，离府迁居别苑 / 046
- 第二十二章 旧人新欢，巽王左右为难 / 063
- 第二十三章 贪恋美色，恶徒魂断娇娘 / 075
- 第二十四章 巧设毒计，胭脂盒泄玄机 / 091
- 第二十五章 争权夺位，皇室鲜有父子 / 108





目录

contents

下

- 117 第二十六章 生死不明，深山难避恶狼
- 126 第二十七章 争权夺位，皇室鲜有父子
- 144 第二十八章 一纸休书，怎奈旧情难断
- 157 第二十九章 草蛇灰线，夫人入主王府
- 169 第三十章 骨肉团聚，晋阳城外踏青
- 179 第三十一章 除暴安民，将军功高盖主
- 184 第三十二章 解甲归田，巽王归心似箭
- 208 番外一 沙城（上）
- 220 番外二 沙城（中）
- 237 番外三 沙城（下）

于庆这种男人，东西放在手边，唾手可有的时候，不觉得有多稀罕。当初香香跟他青梅竹马，可谓是两小无猜。虽然郭田家教严，两个人并不敢有什么逾礼之举，但是他知道这个姑娘以后长大了就是自己的。

是以虽然老听人谈论香香漂亮、贤惠，却也并不觉得有多珍贵。后来香香被土匪掳走了，他虽然难过，却也没有那种日夜悬心的挂念。后来香香回来，他骨子里还是觉得这个人就是自己的，老郭家一时半会儿子想不开，到最后还是只能来求他。

得知香香许了马敬山，他还跑到马敬山跟前说了几句冷嘲热讽的话。一时气不平，却也只是觉得——看，不嫁给我，你就只能嫁给这种男人，做个继室填房，孩子都是别人的，何必跟我赌这种气。再说了，你清白都毁了，我虽然娶个正妻，还愿纳你为妾，从此顶着他人的闲言碎语过日子，这难道还不是对你的好？

是以虽然事情屡出波折，但他仍始终认为香香只是在跟他赌气，不过是他不要的东西。哪天他愿意，只要说几句好听的，随时还能捡回来。直到慕容厉出现，他发现这个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，突然一下子变得有点陌生。开始听说王爷要纳香香为妾，他就存着那种冷笑的心思——你以为人家真能看上你？这时候是看着风光，过几日被赶回家来，看你还不得来求老子！到那时候……眼前早已出现香香被赶出王府，落魄地回

到郭家。郭田上门，双膝跪地，哀求他收留自己的女儿，郭香香望着他，双眼泪水直流，哀哀地喊：“于庆哥哥，之前是香香猪油蒙了心，才看不清你对我的真情真意。如今香香明白了，愿意为你做牛做马……”

每次做这样的梦，结尾都会梦到她那嫩葱般的小手，笑起来时右脸颊有个小小的酒窝……最后无一例外都演变成一场春梦。

可是事情似乎并没有往他预料的方向发展，香香嫁到王府之后，郭家一人得道、鸡犬升天。先是马敬山去往晋阳城做生意的时候，受郭田所托，给带了好些东西过去。马敬山是个实诚人，回来之后将王府的威严气派大大描绘了一通。令支县这样的偏远小县，最气派的也不过就是州府官员、几个乡绅的住宅了。然则这些同王府比较起来，又算得什么？

他这一样一说，诸人对郭家更是艳羡不已。他明里也奉承，暗里却一直冷眼旁观着，家里于家老太太也是各种小媚妇、破鞋地骂。一方面却还是不敢得罪郭家，每每派他送些东西给郭田，郭田总是不卑不亢地退回去，于庆心里更是窝着火。

没过多久，晋阳城就传来香香有孕，去宫里养胎的消息，他更是气结难平。后来郭陈氏去王府照顾，人家王府派人来接的时候，那马车、阵仗，他不看也挡不住到处有人说，真是听得一肚子火。这人就是这么奇怪，他虽然恨得咬牙切齿，却并不是盼着香香被人一刀杀死，总还是想着她落魄回来，眼看着自己与徐家姑娘过得如何称心如意。

再之后就听说慕容厉与慕容博逃离晋阳城的事，那会子他可是打了鸡血，心想你身为一个逆王妾室，这回还不落得衣食无着的下场？王爷，失去爵位权势，王爷有屁用！还不如老子这个平头百姓安稳呢！

正伸长脖子，眼巴巴地等着在哪个雨夜，香香一身湿透，哭着敲响他们家大门呢。这回梦的内容变了——你要敢回来，老子就把你当钦犯交给衙门！哼，只是在你被抓走的时候，老子自然还得当面数落你一通。你个不贞不洁的女人，一心只知道攀附权贵，现在知道来求老子了？牢里后悔去吧！

然而香香没有来，郭家虽然不如以前的车水马龙、高朋满座，但是也没有落败的模样——慕容厉只要没死，谁敢动郭家？

一直又等了些日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晋阳城里又传来康王、巽王回宫，

复又风平浪静的消息。于庆还在嘀咕，之前不是说谋反吗？说放下就放下了？这皇帝老儿，也太儿戏了吧？

直到这次香香回来探亲，于庆突然发现，自己想象中的香香跟眼前的香香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。他印象中的香香，还是当年豆腐坊荆衣布裙的豆腐美人，虽然清灵秀丽，但容易亲近。而现在的香香，锦衣华服、珠围翠绕，她的容貌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但是那种气质，竟然让他有了一种近乎恼羞成怒的自惭形秽！

以前的她，就是个小女孩，整天在豆腐坊帮忙，为着两个大钱一碗的豆腐脑好脾气地应对每一个客人。那时候于庆觉得自己娶这个女孩，虽然是满意，但算起来也是自己门庭更高。他在她面前，无形中一直有种优越感。虽然爱护，却也有种以自己为主导的感觉。

而现在的香香，举止之间有一种说不出的贵气，就比如她会很自然地对她的丫头说：“碧珠，把我为母亲绣的衣裳拿过来。”

于庆愤怒地发现，她成了那种传说中举止优雅、娴静端庄的贵妇，这个认知像野兽一样撕裂着他的心，那个豆腐坊里跑堂传菜、熬煮酱料的豆腐女，去哪儿了？那个会为他擦汗，为他所赠的一朵绢花而喜悦羞赧的郭香香去哪儿了？那个他从小青梅竹马，自以为伸手就能摘得的女孩去哪了？他还在做着她归来痛悔哀求的梦，可是那个女孩已经不在。她变成了如今这样做作虚荣、珠光宝气的女人！

什么飞上枝头做凤凰？她跟那个王爷有什么感情？能抵得过自幼的两小无猜？

他抬头，又看了一眼看台上的香香，发现香香并没有看他，而是盯着前面的戏台。郭田出去叫了果品，戏园子里的老板亲自给送了过来。又听说香香也在，精神头都来了，说什么也要求香香亲点第一出戏。

香香对戏其实知道得不多，以前虽然偶尔也去看，但是毕竟是小户人家，也就看个热闹。现在她还是照着戏园老板递过来的戏单，才点了一出《四郎探母》。

没多久，戏台上锣鼓铿锵，戏子踩着鼓点儿上场。香香喝了一口茶，转头跟郭蓉蓉说笑。郭蓉蓉往台下一看，突然说：“下面那个，是于家小子吧？”

香香嗯了一声，笑意也淡了。郭蓉蓉怒道：“爹爹，你看下面那个于家小子，就这么直不愣登地盯着香香看！他也真有这个脸！”

郭田看了一眼，也是怒，但到底年纪大些，老成，说：“别理他。”香香反正待个几天就回王府了，现在跟他闹将起来，传到他人耳朵里更不知道说些什么难听的话。之前本就是婚约的，前情旧账再翻出来，难堪的到底还是自家女儿。有时候对的不一定就会被维护，有人艳羡自然有人嫉妒。他是无所谓，但自己女儿不能再被这些莫须有的人和事牵累。

台上戏子唱到某一处，台下哄然叫好，各种打赏的物什都扔到台上。碧珠和向晚站在外面伺候，毕竟人家家人难得一聚，站在人面前郭田等人也不自在。

香香笑着说：“唱得不错吧，比前年那个好。”

郭蓉蓉说：“嗓子更亮些，妹妹现在是贵人了，要不要也打赏些什么？”

香香对向晚说：“向晚，你看看咱们带了些什么东西，打赏一点吧。”

向晚答应一声，夫人说赏，那不能小气，她随手就往台上抛了一锭金子。全场皆静，这一大锭金子，成色十足，看个头不下五十两，按一两黄金可兑十两白银，这五十两黄金，可就是五百两银子！

香香根本没看赏的是是什么，戏台上的人却都红了眼了——五百两银子啊！这豪门贵妇，随随便便就让个丫头扔上戏台了！

戏园子老板忙又亲自过来，还笑嘻嘻地试探着问：“香夫人，可要见见旦角？”其实是暗里试探，那时候戏园子本就乱，遇到大主顾，小生、旦角出来陪陪酒也不是没有的事。这一下子往上扔五百两，老板也吃不准夫人是不是有这个意思。只是毕竟是王府的妾，不好直说，就委婉地提了一下旦角，没敢说小生。

香香不知道，死也没往这方面想过啊！她就说：“能够请过来坐坐吗？我看唱得挺好！”

老板自以为心领神会，将小生、旦角都请过来，跟香香说了一番话，自然是谢谢打赏之意。再者，令支县飞出去一只金凤凰，那可是全县闻名的事儿。老听人说起这位昔日的豆腐西施是如何美貌动人，如今有缘一见，这些戏子们也都是好奇的，不免三不五时拿眼角直瞟香香。

这有男有女的，郭田一看不成样子，也没让他们坐，说了几句就客

气地将人请走了。然后训香香：“王府虽然家大业大，但你身为妾室，也要恪守本分！一个人无论身居何等富贵门庭，也不能胡乱挥霍，不识柴米之贵！”

香香一怔，再一问，这才知道向晚打赏了五十两金子的事，登时也是颇为不安，郭田见了，反倒是安慰了几句，只说日后万不可如此。

那于庆在一楼，眼见得二楼人家父女、姐弟说笑，全不把他看在眼里，真是又羞又恼。恨得直磨牙，却也不知道自己在跟谁置气！当年郭田看见自己，那可是左一个贤侄，右一个贤侄叫得很顺口的啊！再说那个郭阳，毛都没长齐，也能到县衙里跟着团练教头学功夫了！以前他见到自己，一口一个于庆哥，叫得比亲哥哥还亲。现在看见可是眼高于顶，理也不理了。人在气头上，大多时候只恨他人过，不思自己非。他自动无视了自己的退亲，自动无视了当年自己家里遭匪时，于老爷子下落不明，郭田一边收留他在家，一边满县城跑断了腿一样替他寻找他爹。也忘记了当时于家钱财被土匪洗劫一空，于老爷子下落不明，无数媒人上门劝郭田退掉这门亲事，将香香另许人家，而郭田却称旧谊难舍，岂因贫富论交情的事。

他只觉得一口气咽不下，但又无可奈何！先前他还觉得自己现在家境好了，自己努力拾掇了于老爷子先前的产业，将生意慢慢做得又有了些起色，一年千八两银子是稳稳地跑不掉了。这个收入，在令支县无论如何也称得上一个富字了。然而原本以为可以用来炫耀的本钱，被向晚扔到戏台上那锭金子砸了个粉碎。

慕容厉打猎回来，香香有些心虚，说：“王爷，今天我跟父亲、姐姐和弟弟去戏园子听戏。”慕容厉嗯了一声，见她支支吾吾地，不耐烦：“说！”

香香有些紧张，说：“他们都往台上扔东西打赏，我就让向晚也打赏一点，但我没想到……”怕慕容厉怪罪向晚，转口说，“不小心扔了一锭金子。”

慕容厉没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想了想他懂了，怒道：“陶意之，你要是不会管事，就滚回晋阳城，让管珏换个会管事的来！”

陶意之腿一软，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已是跪在地上了，跪是跪下了，但仍旧一头雾水啊，转而看香香。香香也摸不着头脑。

慕容厉怒目，老子的女人要打赏伶人，身上竟然只有一锭金子，台上戏子那么多人，一锭金子够分？你想死啊！

当天夜里，陶意之就急急命金铺融了五百两黄金熔成金瓜子、金叶子，出门时让向晚、碧珠都带上一些，以供香夫人赏人之用。

这头于庆回到家里，晚上就看什么都觉得不入眼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锦衣华服的香香总在眼前晃悠。面前的妻子就怎么也看不顺眼了。忽而心里又想——她真的完全忘记我了吗？当然不可能，十几年的感情，岂是说忘就能忘的？她其实不过是一直同自己赌气罢了，然后又脑补了一出香香对他情深义重，却又碍着王爷势大，不能表露的凄楚来。辗转了一会儿，总是睡不着。人总是如此了，放在眼前的时候可有可无，真要挂高了，就觉出垂涎三尺之意来了。

一时睡不着，他披衣起来，见外面春月如钩，偶尔有几声猫儿叫春。于庆只觉得心里也抓心挠肝一样痒起来，出了院门，不知不觉、鬼使神差地，竟然走到了郭家大宅外面。时间挺晚了，里面灯火已熄，没有人声。于庆狗一样来回转了几趟，突然身后有个影子，鬼魅一样贴上来。于庆突然转头，吓得差点软倒在地。那人身着黑色紧身夜行衣，脸上只露出两只眼睛，在半月之下狼一样闪着寒光：“什么人？”

于庆吓得声音都哆嗦了——他看见了对方腰间的刀。对方也是觉得他毫无威胁，连刀都没拔，只是问问。若是遇到真有点身手的，只怕这时候已经血溅当场了。

慕容厉平素不喜欢呼奴喝仆、众星拱月，他我行我素惯了，但是这并不表示堂堂巽王身边就连亲卫死士都没有了。赵武吃白饭的啊！只是这些人平素都影子一样，香香至少是完全感觉不到的。她就是觉得回家了，很自由啊，想去哪里带上向晚和碧珠就行了。

于庆目光迟疑闪烁，对方察觉了，二话不说，一招锁喉！这时候于庆感觉到对方逼人的杀气了，他只觉裤裆一湿，嘴唇抖抖索索了好一阵，终于说：“我……我只是路过。我没想做什么，大爷饶命，大爷饶命！”

不知道为什么就站都站不住了，两腿面条一样软，黑影一看是个孬人，冷冷丢下一句：“滚！”

于庆灰溜溜地回到自己家里，越想越气——那不过是王爷手下一个

狗腿子！自己怎么就跪下了？要依着平时，自己也算是个人物。慕容厉就算了，肯定是惹不起，但是他手下一个人就能把自己吓成这样？一种深刻的耻辱在心里反复发酵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，就酿成了仇恨。那个女人攀了高枝了，我竟然还受她的恶仆如此羞辱！我于庆也是顶天立地的大好男儿，岂能容这见异思迁、朝秦暮楚的淫妇好过？

他换了裤子，躺回床上，徐氏还睡着，见状只模糊问了一声：“去哪了这是，深更半夜的。”

于庆骂了一声：“闭嘴！”

这时候，身边的女人突然就狗屎一样了，他一腔愤怒，又想那王爷不就是投了个好胎？老子要是生在慕容家，指不定比他有出息多了！他凭什么就可以这样欺辱老子？

在外面受了羞辱，无处发泄，他将徐氏攥过来，覆身上去。只把她当作郭香香，又咬又掐，一边剥她衣服，还一边恶狠狠地道：“死淫妇，让你浪，让你浪！”

徐氏不知道他发什么疯，推拒了几下，于庆一巴掌扇在她脸上，腰身一挺，开始逞凶。

徐氏的哭声惊醒了于老太太，于老太太披衣起身，问了句：“什么事啊三更半夜的？”

于庆如今是家里的顶梁柱了，也不怕娘了，又想起当初就是她毁了自己跟郭香香这门亲事，没好气地说：“睡你的觉！”

徐氏一直哭，于老太太本就偏心儿子，登时也横眉竖眼地骂开了，一家子一夜也没睡好。

香香是睡得很好，枕着慕容厉的手臂一觉到天明，慕容厉觉得县里不好玩，兴致缺缺，也还没起。香香睁开眼睛，就见他一手揽着她，一手正看一本书，不免有些惊奇，慕容厉是很少看书的。

慕容厉是不觉得有什么好惊奇的——皇子出身，即使不爱读书，也上过太学、做过文章的啊。香香轻声问：“王爷今天不出去？”

慕容厉不答反问：“身体好些了？”

香香啊了一声，其实她并没有什么大病，只是受了惊吓，又染了风寒。数日睡眠不好，人就显得特别憔悴，如今在家里，心情舒畅，又有

人陪着说话，病势竟然不药而去了大半了。回来的时候还用胭脂遮掩病容，现在已经透出些健康的颜色。这时候听见慕容厉问，她说：“谢王爷关怀，已经好多了。”

慕容厉翻身压住她，含住她的丁香小舌，香香哭笑不得，原来他问这话，是问她能不能……她脸都红了，这时候天已经亮了，外面已经传来郭陈氏跟着碧珠、向晚她们做早饭的声音。无论如何也不能做这样羞人的事啊！香香用力推他：“不不，王爷！”一时情急，只得推说，“我……我还有点头昏。”

慕容厉听罢，松开她，又有些欲求不满。香香笑着哄他出去玩，说：“王爷喜欢钓鱼吗？令支县城外有一处深潭，今天天气不错，去钓鱼好不好？”

慕容厉嗯了一声，你说去就去吧，反正也没什么事。

待到吃过早饭，郭阳就领着慕容厉，兴高采烈地去钓鱼了，郭田身为家主，自然还是陪同为上。香香跟郭蓉蓉没有去，一则她推说身体不适，二则蓉蓉陪着去成什么样子。

香香还是想留下来，跟母亲和姐姐说说话。一别多日，真是把人都想坏了。母女三人在院子里晒太阳，适逢桃花盛开，正是人面桃花相映红。聊的也都是些琐事，却都挺开心小桌上盛着甜茶，放着些女人爱吃的蜜饯果干，阳光懒懒地照在身上，从里到外都暖洋洋的。

正说着话呢，外面突然有人送了好些东西过来，说是陶爷采买的，三个女人都不以为意，陶意之经常买东买西送过来，有时候一天送好几趟，大家都习惯了。香香让向晚把东西都检好放起来，继续说着话，也没细看。

慕容厉一行直到下午才回来，鱼是钓了一大堆。家里是吃不完的，郭田只好送给邻居街坊，然而回来的时候，脸色却怪怪的。只有见到慕容厉，才勉强恢复正常应付过去。

香香看出来，等慕容厉不在，才轻声问：“爹，怎么了？”

郭田欲言又止，半天之后，说：“不过是些浑话，你不必知道。”

香香长吸了一口气，笑着说：“爹爹既然知道是浑话，不如让女儿知道，也免事出突然，女儿无法应对。”

郭田怜惜地看着自己的女儿，这令支县多少人都看见她的风光，然而谁又知道她的不易？

他轻叹一口气，说：“说来说去也都是爹失策，上次让马敬山去王府给你捎东西。街上不知哪个混账东西传出流言，说你跟他……有首尾，还说什么小郡主……这个该死的东西，让我知道是谁干的，我非拎下他的脑袋不可！”即使是他这样的正人君子也是怒火烧心了。

香香听了却只是说：“女儿知道了，爹爹不必上心。”

然而晚上，谣言就越演越烈了，甚至传出马敬山戏园传情，私下里给香香写了情书，想要月下会佳人等等。

郭田当然愤怒，香香也听说了，就让碧珠去自己房里找找。碧珠觉得不可思议：“怎么可能有什么情书，明明自从来这里后奴婢就整天都跟着夫人……”

香香说：“如果没有，就不会有人传出这样的谣言，多少总是有的。”

碧珠跟向晚过去找了很久，最后竟然在一把垂金小扇中找到一张纸条，还真是约香香夜半私会的。碧珠都愣了。

香香说：“送去给王爷吧。”碧珠看了她一眼，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小声道：“夫人……”

身边郭田也急道：“这说的是什么浑话！原本没有影子的瞎话，你怎么能……”男人心里，多少人能不在意这个？

香香却异常坚决：“去吧。”

慕容厉拿到那纸条，上下看了一阵，问碧珠：“夫人让你送来的？”

碧珠便将流言、纸条的事俱都说了一遍。慕容厉只说了句：“知道了。”

于庆很得意，大凡流言这种东西，最是没法查证来处，最好是慕容厉在香香房里搜出这张纸条，再查查当初马敬山是不是去过王府。这样一来，看那个淫妇还哪来的好日子过！而就算不成功，这样的流言一传十、十传百的，哪里还能牵连到老子身上？

他喝了点小酒，只觉得浑身松快。

其实这世界有些人，并不是过得不好，但是当他们的发现身边的人比自己过得更好的时候，他们就整个人都不好了。

于庆正悠然自得，然而突然之间，门被踹开，几个人冲进来，二话不说，押了他就走！于庆吓坏了，连连高喊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！你们……”几个人不耐烦了，一拳打在他肚子上。于庆呜

了一声，只觉得五脏六腑都移了位，再也说不出话来，黑衣人没有下死手，因为王爷要活的。于庆的娘吓坏了，也跟着尖叫。几个人拎了于庆就走，她一个小脚妇人，也追不上，只得拍着大腿痛哭。

于庆嘴里吐着酸水，两脚再次落地的时候，发现面前站着一个人，身后的侍卫将他往下一压，根本没用力，他已经扑通一声跪地上。慕容厉上下打量了他几眼，咦，这就是她的那个小竹马？

于庆这时候哪还不知道面前的人是谁，顿时连连磕头道：“巽王爷！”

慕容厉一句闲话没说，他又不是来跟这家伙唠嗑的，还要问声好啊？多大脸！

他看完了，说：“把他舌头拔了。”

于庆整个人都傻了，他早就准备好一套推诿的说辞，正准备等慕容厉一讯问就招来，将马敬山当然如何在店里帮忙，跟香香如何暗中苟且等都描述上一通。然而——拔舌头？就这么一句话不问？直接拔舌头？

他惨叫：“王爷！您请听小民一言，这事跟小民没关系啊，王爷！”

已经有侍卫撬开他的嘴，他牙被打出血来，突然意识到这是真的！这个魔王真的会一声不吭直接拔了他的舌头！他哭叫道：“王爷！你这样贸然行事，万一事情不是出自小民之口呢？”

慕容厉理所当然地说：“那就是拔错了呗。”

于庆简直是瞠目结舌，你他妈还能不能讲点道理了！

慕容厉冷哼，讲什么道理？老子出身皇族，十几岁进入军营，带兵近十载，就是为了跟你讲道理？你脸大啊！反正老子觉得你有嫌疑，先抓过来废了再说。什么？要是真不是你？那不好意思，废错了。反正父王是个贤明的君主，你不服你可以去告御状嘛，对吧。什么你舌头被拔了说不出话？那关老子屁事啊！

于庆这辈子，自以为见多识广，然而真遇上了慕容厉，才知道什么是坏人！

那侍卫手往他嘴里一伸，揪住那根惹是生非的舌头，狠狠一拔。于庆只觉得嘴里一痛，然后立刻满嘴鲜血。他呜了一声，屎尿齐流，两眼一翻白，昏了过去。

慕容厉回到郭家，香香已经张罗好了晚饭，见他回来，没事人一样

为他脱了风帽，轻声说：“娘做的麻婆豆腐远近闻名呢，今儿个特地给王爷做了一点，王爷尝尝。”

慕容厉嗯了一声，在桌前坐下。

郭田和郭陈氏俱都十分忐忑，香香在他身边陪坐下来，拿碟子给他夹了菜。慕容厉扫了一眼——你们俩这样木木呆呆地看着本王是什么意思？

郭田和郭陈氏坐下来，忐忑不安地开始吃饭。一切如常，那件事慕容厉根本提也没提。

有什么好提的？老子的女人受了委屈，老子替她出头。至于这事不是真的——马敬山若是真跟她有私情，还敢满世界宣扬？若他不敢宣扬，谁能说得这样活灵活现，有鼻子有眼？一个人可以坏，也可以蠢，但又坏又蠢就是该死！

吃过晚饭，香香主动说：“令支县夜市极为热闹，我陪王爷出去走走吧？”

慕容厉嗯了一声，香香对郭田夫妇宽慰地笑笑，转而跟慕容厉一并出去。三月春风似剪刀，柳树开始发芽，在溶溶晓风中透出新绿。慕容厉走在前面，香香上前一步，突然伸出手，轻轻握着他的衣袖。慕容厉脚步不由自主就放慢了。

那只手柔柔软软的，五指修长细嫩，试探着从他的袖角攀到他五指之间。慕容厉从来没有试过，有生之年这样跟一个女人五指相扣，走在街头。蓝釉是从来不会的。也许多年以前，他的生母曾经这样牵过他的手吧？

官人们说，那也是个非常温婉的女人。他是没什么印象了，却平生第一次，眷恋这种温软的触感，微微出汗的温度。他没有甩开香香的手，两个人沿着令支县的护城河慢慢行走。路边有卖馄饨的老人，风中还有猪脚面的香气。香香指着河面，笑着说：“小时候我跟姐姐每年正月十四都到这里放花灯呢。”

慕容厉看了一眼水面，嗯了一声。仍然没有什么话，但是听着这样的废话，却并不觉得聒噪。香香轻声说：“那边桥上有时候会有人表演猴戏，猴子又聪明又好玩！我们过去看看！”

慕容厉跟着她走，心想猴戏有什么好看的，只是想想，没说。

桥上真的有人表演猴戏，那猴儿足有半人高，香香牵着慕容厉跑过去。慕容厉只是把步子放大一点便跟上她，心想没见过猴啊？

耍猴人敲着锣，一边让猴儿表演各种动作。有时候翻斗爬竿踏车轮，有时候穿上红衣，装成小美人，引得路人顿足围观，时而哈哈大笑。

香香一直牵着慕容厉的手，那猴儿端着托盘讨赏钱。香香摸出两粒金瓜子放在托盘里。猴子见惯了大钱，不认识啥东西，站在她面前不肯走，周围人一片哈哈大笑，香香尴尬得不得了。驯猴人过来，连连道谢，感激其出手大方，又引着猴儿再开启箱笼，让它表演了一回穿衣戴帽。

香香开心得不行，慕容厉看看她的笑脸，心想有啥好看啊，笑得跟傻子一样。打开箱子穿衣服，放这里谁不会啊？换成猴子就有看头了？无聊加低级……不过如果她高兴的话，嗯，看就看吧。

一直也没催。

两个人在桥上站了好一阵，黑夜会让人觉得孤寂，也会让人觉出安宁。区别只在于身在暗夜中的人，是一个还是一双。

等到看完猴戏，慕容厉是不安排去哪的。在他看来，这整个夜市就没一个值得看上一眼的地方！卖的东西都是什么破烂玩意儿，还有这人来人往、挤来蹭去……

香香挤到猪脚面那里，给他买了一碗面，人太多了，小摊没地方坐。香香把碗放桥栏杆的小狮子头前面，从小摊上拿了两双筷子，递给慕容厉一双。慕容厉哼了一声，不接——你竟然敢给本王吃这个！

香香自己先吃了一口，那面还不错，很有些筋道，有咬劲。她夹起一箸，喂给慕容厉。

慕容厉勉强吃了，觉得还可以，拿了筷子，两个人吃一碗面，一不小心，叼到同一根面条。慕容厉就不吃了。好肉麻，好恶心！

他居然跟一个女人在市井野桥吃面！

真是，威严何存！

慕容厉不知道香香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。心想你还不知道老子把你的旧情人给废了吧？就那熊样你也能看得上，哼，什么眼光。

香香确实心情很好，慕容厉没有问她任何事，这说话他并不怀疑他。

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不管是妻还是妾，能让丈夫信任，始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而且这说明她和女儿日后应该会有一段安宁的生活，不至于一阵小风都能吹得她们七零八落。她感激慕容厉给予的信任，想着日后能安稳地抚养女儿，心情当然不错。

慕容厉心情也不错，不过他对女人表达心情不错的唯一方式就是……算了，不说也罢。

两个人牵着手回到家里，就听见消息——于庆的舌头被人拔了！大夫去他家瞧过了，人已经是没了半条命，这辈子也说不出一句话了。

香香正在为慕容厉准备换洗的衣服，下人抬了热水上来。香香为他宽衣解带，对于庆的事充耳不闻。你就不曾想过，造这种谣，万一慕容厉信以为真，我、我的女儿、我的家人，还有马大哥，可能无一活路。儿时旧情早已成灰，你本就是阴险恶毒之人，凭什么要求他人慈悲为怀？她面上仍然带着笑，慕容厉就想，咦，原来废了他你会高兴啊，早知道老子把他剁成酱啊！